

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



沪语码头

清明一向比较受民间重视, 拉拉老上海伊个风俗就有勿少。

清明拜日, 有交关人会去插柳。关于清明插柳有迭能个传说: 春秋辰光, 晋文公回忆自家继位前头流浪个苦日脚, 记得有一趟实在没东西吃, 介子推居然割了身浪个肉, 伊想想老感激个, 就派兵放火烧山逼迭位隐士跑出来做官, 但介子推坚决勿肯出来做官, 情愿抱牢老柳树烈火当中死脱; 晋文公愧疚得勿得了, 马上规定每年拜日“禁火寒食”, 第二年清明还亲自从复活个老柳树浪折枝插拉宫门口表示纪念, 老百姓学样拉屋外插柳。宋朝个梅尧臣来过上海一带, 伊写个《寒食》诗讲: “荒山野水非吾土, 寒食清明似去年。杨柳插门人竟笑, 吴儿不信子推贤。” 迭个说明, 埃个辰光清明插柳已经拉江南地区流行。到仔明清时期, 上海人拜日勿仅拉门外或者窗浪插柳, 还有蛮多男小团伙欢喜戴柳叶环、小姑娘欢喜拿嫩柳枝结花球佩拉鬓边。迭能做到底是为了啥? 原来, 清明也拨拉看作“冥节”, 柳枝恰巧绽绿, 古书浪叫伊“鬼怖木”, 大家就拿伊驱“野鬼”; 另外, 春暖后细菌开始繁殖, 柳叶属于常用个一味中药, 具有清热、解毒等功效, 大家当然欢喜拉门前或者身浪闻到伊个缕缕幽香, 以求祛病健体。既然插柳、戴柳、佩柳有祈吉祈福个意思, 又可以显示出生机, 乃未拜个就成为种时尚, 而且流传过“清明勿戴柳, 红颜变皓首”、“清明勿佩柳, 来世变黄狗”个民谣。

老上海个清明风俗

文 / 朱少伟

清明拜日, 交关人会到城外先人个坟头浪拔草、盖土, 再点香烛、摆供品、烧纸钱, 俗称“上坟”或者“扫墓”。晚清张春华个《沪城岁事衢歌》讲: “江乡令节重三元, 春露秋霜慰九泉。听彻莺啼寒食路, 草坛风紧赋晴喧。” 迭搭块提着头个“草坛”, 通常叫做“草髻”, 伊是拿麦秸编成个, 样子有眼像饭草窠, 有底有盖头; 清明烧“草髻”, 是本埠顶特别个一种习惯。因为老早富裕人家经常拿银元摆拉髻里向埋起来, 防备贼骨头上门偷窃, 所以“髻”相当于“银箱”; “上坟”个辰光, 拉草扎成个髻里向摆满锡箔一道烧脱, 就赛过是拨仔已经归西个前辈一箱子钞票。

拜日, 交关人还会拿青团、蒿饼当祭祖宗个供品, 当迭拔亲友个礼物。拉清明节前头, 自家动手做青团、蒿饼, 是一桩蛮有趣个事体。根据有个笔记文献里向讲, 老早青团个做法是: 让艾蓬汁或者麦青汁搭糯米粉融和, 再包进豆沙、枣泥馅子, 拿芦叶衬底入笼蒸熟; 蒿饼个做法是: 拉糯米粉里向均匀揉进嫩蒿芽汁, 捏成甜个饼、咸个饼, 既可以入笼蒸熟, 也可以下锅煎熟。青团、蒿饼颜色碧绿, 清香扑鼻, 风味独特。

除此以外, 踏青、放鸽子、荡秋千、踢毽子啥啥, 也是拜日个活动。老上海个清明, 大家真是来得忙!



候分掐数 打长途电话

文图 / 程多多

中国人有老浓个乡土情结, 我自认为自家是蛮重个。我是一个既经历过土插队又经历过洋插队个人。不过勿管土还是洋, 总归跑得离上海屋里向老老远。跑到介远地方去, 辰光再长, 事体再多, 总归会得牵记屋里向个人, 想爷想娘想亲人。一歇歇想想屋里向个物事真好吃, 一歇歇又想想上海滩浪个朋友们现在拉拉做点啥个事体……真个是想煞快人啦! 尤其是吃到好吃个听到好笑个, 就想豪燥讲拨屋里向个人听。放拉现在交关便当, 电话一拎随便依讲。勿过拉拉伊个辰光就那气勿便当。尤其是打一只越洋个长途电话, 要候分掐【kak】数。

我本人就亲身经历了电话科技成果个快速变革。土插队辰光正好碰着文革, 大家一穷二白, 没啥好讲。就讲洋插队辰光。我刚到美国是 1981 年春末, 混发混发半年过去了。拜个辰光特别想跟屋里向亲人讲脱两句闲话, 觉着听听声音也好个。平常时汇报生活或学习个是靠通信联络, 写封信一来一去至少个半礼拜, 啥人晓得打一只电话想要听听屋里向个声音也是要先写封信。先写信告诉阿妈娘一声, 下礼拜几、几月、几号、几点钟我会打电话回来。日脚勿好脱近, 生怕信要送到屋里向, 大家辰光错过, 真叫哑子吃黄连, 有苦讲勿出。阿妈娘接到信, 就天天看日历算日脚。因为旧金山跟上海时差要足足推扳十六个钟头哩。到辰光爷娘带好媳妇孙女啥啥一帮子人浩浩荡荡坐电车从徐家汇一直坐到外滩邮电总局, 乃未领好号码排好队等我个迭只性命交关个电话。电话局里边靠墙壁有一长排编号好码个小房间, 电话铃响, 听服务员叫到号码, 关照进阿里一间小房间。乃未大家轮流进去讲闲话, 一大群人进进出出, 哭哭笑笑依个。后来总算进步点了, 勿要去外滩了, 原来静安寺邮电局也有迭档业务了, 对阿拉来讲, 路近交关了。想想爷娘加大个年纪为了接听儿子一只电话还要奔来奔去, 真作孽啊。好拉拜日辰光勿算光。既没多少辰光, 宾馆伊可以直接打长途电话了。不过勿要激动。迭个辰光要打一只越洋长途电话贵【ju】是贵得依吃勿消, 勿光是中国打到美国, 同样美国打过来也一个。几分钟闲话讲下来, 可以好好叫请人吃一顿大菜哉!

想想现在社会进步之快简直叫人跟勿上, 花样多得多得来眼花缭乱。一记勿当心就会脱班, 脱班一多就会手忙脚乱。现在随便拉拉啥地方, 随依想啥辰光, 只要想通一只电话, 天南海角随便依, 而且费用越来越便宜了。



自说自画

保护方言在语言政策上固然不错, 文学上却有障碍, 因为缺乏记录方言的通行易解的文字。

北方方言得天独厚, 大多可转写成文, 其他方言区读者也能读懂。但北方人如只熟悉本地方言而不能驾驭通行的文字, 也成不了优秀的方言作家。

《阿 Q 正传》并非合适希望的全用绍兴方言, 赵太爷说“阿 Q, 你这洋小子”, 这就是北方话。鲁迅反对使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 主张“博采”。“博采”之后并不录音式地照写, 而是翻成“国语”。赵秀才用“未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的“官话”骂阿 Q “王八蛋”, 说明未庄人只说方言, 但小说还是以“官话”为主。《春风沉醉的晚上》陈二妹“柔和的苏州音”也“译成普通的白话”了。《围城》覆盖各大方

依讲伊讲

沪语局限

沪语的滋味, 不在于动脑筋写出多少拟音字、冷僻字, 朝这条路去走, 是无轨电车, “味道”非要写成“米道”的弄法, 上海人眼里, 还是夹生饭, 眼花落花, 句句要摆字摊。非沪语的读者, 当然如读天书, 成为自娱自乐包房, 强调语言障碍, 毫无意义。方言的气息, 更多在于句型, 神韵, 韵味。沪语书写有先天局限, 如果要让更多的读者感受沪语魅力, 选字用句, 只能靠作者挑三拣四, 拣菜一样选择, 剔除不必要的生冷词汇, 使之达意, 易懂。河南话常用一字短语, 中。侯宝林讲到河南人夜里对话, 谁? 我。咋? 尿。捉到了方言的魅力。关于短句, 沪语一样有特色, 比如, 做啥。为啥。啥事体。吃酸, 吃进, 卖贼。穷哭。穷叫。穷喊。穷死, 死腔, 死开。弹性十足, 直截了当, 人人明白。旧时通行全国的沪语, 洋泾浜, 敲竹杠, 黄牛, 十三点, 穿帮, 瘪三, 因为生动, 所以明白。与释义相背的沪语, 如“窝心”, 【台湾人也讲】, 意思是开心, 窃喜。中文正解是郁闷、懊恼。意

言区, 但若非特别需要, 一律译成“白话”。

鲁迅说, “先驱者的任务, 是在给他们许多话, 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如果也照样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 妈的再这样, 什么都要妈的了’, 对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 他宁可让阿 Q 满口“之乎者也”, 让祥林嫂拦住读书人讨论“魂灵的有无”。用“文学的国语”记录方言土语, 这传统很好, 否则中国文学就只好和民众的灵魂一道, 永远锁在方言土语的囚笼里了。

提倡“方言保护”不等于制造“方言神话”, 至少在文学上并非方言越多越好, 因为文学需文字做载体, 而文字来自方言, 又超越方言。

『方言保护』和『方言神话』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文 / 郁元室

《上海闲话》副主编 文 / 金字澄

思相反, 读者就容易误判, 生命力就弱, 书写上, 建议放弃。“邪气”也一样, 上世纪 30 年代到现在, 上海文人常用词, 但直到现在, 非沪语读者, 包括我这个真正上海人, 总觉得刺眼。歪风邪气, 邪即邪恶, “邪气漂亮”形容女人, 只适合描写太妹。我建议是, 可以改用“霞”, 锦上添花, 方言用字一向灵活, 无关《上海话字典》。另外如“急吼吼”, 急了就叫, 看上去完全是大叫大喊。其实沪语在程度上, 是复杂多样的, “三爷叔讲: 做啥急吼吼。”三爷叔可能是轻声曼气, 语态宁静, 蚊子叫一样, 吐出这三字来, 但字面上, 青筋暴出, 夸张焦躁。设问, “急吼吼”改成啥等样的字, 才恰当呢。我以为这一句, 只能等到三爷叔真正光火的阶段, 可以用了, 否则, 就是用字不当, 不准, 不好看, 用得不对。再问, 用沪语叙事, 有啥标准吧。我答, 可以用沪语从头读到尾的文字, 就是沪语叙事。对方讲, 这不对, 不对的。我讲, 这有啥办法, 沪语, 一直有书写的局限。

依问我答



钱教授答疑

问: 为啥上海话当中第一人称代词单数是“我”而勿是“吾”?

答: “我”搭“吾”古代是疑母字, 声母相同读后鼻音【ng】, “我”是“五可切”, “吾”是“五乎切”。“五”, 上海话读【ng】, 用上海话读拜两个字, 声母韵母相同, 读【ngu】。但是, “我”是阳上声调字, “吾”是阳平声调字。虽然“阳平”、“阳上”拜两个声调辣现今个上海话当中已经合并, 但是辣过去个上海话搭仔现在辣上海郊区个老上海话搭松江话当中听

没合并。1853 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出版《上海方言口语语法》辰光, 县城上海话还有 8 个声调, 第一人称单数【ngu】是读阳上声调个, 所以记“我”字, 后来个上海话著作中伊写“我”。现在上海郊区、苏州等吴语地区读上声, 所以上海话用“我”是正确个, 写“吾”是错误个。勿能够从普通话个现今读音个角度出发来误读中古音, 再来对上海话认音。

上课勿准讲闲话

老师规定, 啥人上课个辰光讲闲话, 就罚伊到教室后头立壁角, 外加要拿讲话个内容大声重复 10 遍。结果, 小杰就是要告旁边个同学咬耳朵, 正好被老师看到。老师光火了, 伊讲: “李小杰, 到后头去立辣海! 拿依刚刚讲个闲话大声讲 10 遍。”小杰低仔个头, 走到后头立好, 嘴巴里开始唔里唔里, 勿晓得辣讲啥。老师又发调头了: “声音大一眼, 让全班伊听得见!” 小杰只好哇哇哇哇大叫了: “老师裤子个拉链吃没拉好……” (沈寿仁提供)

老扎劲

大师名家

说方言(十二)

在《晚清文学史》中引用了李伯元长篇吴语小说《海天鸿雪记》一段文字后写道: “方言的应用, 更足以增加人物的生动性, 而性格, 由于语言的关系也突出, 几个人的性格, 虽仅用了二百七十四言, 已具有极清

晰的印象。这是方言的力量。”在写到李伯元用吴语描写女性后写道: “好几个女性, 在他笔下, 都是极生动、最成功的……更是在行动之中, 表现出极强的性格来。轻描淡写, 神韵极佳。”

——阿英: 《晚清文学史》,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麟康 / 画



沪语歌谣

新民晚报 夜饭吃饱 看好夜报 豪燥睡觉